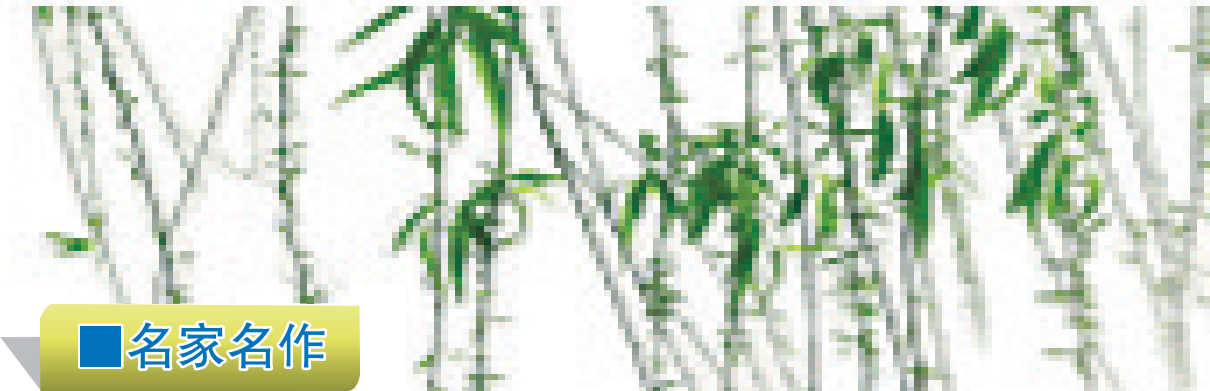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名作

给自己蝶变的机会

■叶倾城

蝶变，往往要以时间作为交换。

很多年前我便认识她，那时我刚出茅庐，刚开始有大学女生慕名而来，其中就有她一个。

第一面我吃了一惊，想来想去，最客观的评价还是一个字：……丑。农家女，矮个子，扁平脸塌鼻梁，皮肤黄黄的，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口烂牙，一说话一笑就像是在龇牙咧嘴。她眼神诚恳，我却有点儿不知所措：我能给她，什么样的建议？尤其是，她还是专科生。

这听起来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生：出身寒微，挣扎出鸡窝却离枝头远得很。专科毕业的她，将来能做什么呢，文员？尤其是，爱与喜欢，往往都要以相貌打底，她有再多优点，也会被她土气甚至难看的面容全盘挡住。女孩子到底是干得好还是嫁得好？仿佛，她两者都没份。

后来没再见过面，只断断续续有联系：她专升本了；又过两年，她留校当辅导员了；去做讲座，她事后才知道消息，说她正在那所大学读研，可惜没来参加……

不久前，我意外地在一次活动中遇见她——是她热情地喊我名字，我先没认出她来，她报出名字来，我再次吓了一跳：判若两人都不能形容她，几乎是天人之别了。娇小个子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一件香奈儿小黑裙穿得玲珑有致，八厘米高跟鞋进退自如。发型精致，妆容得体，细看，五官仍平凡，肤质仍泛黄——但有什么关系，白璧亦有微瑕。她活泼了很多，大笑大笑，但牙齿顺眼了，她笑着说：“前几年戴了牙箍。”

细问她的近况：原来她已经博士毕业，现在读大学专业课。婚姻方面有些蹉跎，过了三十五年才嫁给她大一岁的同校老师，去年生了儿子。我问得直接，她答得落落大方，谈起孩子，她诙谐地说：“我教育孩子的原则就是：人丑就要多读书。”仰头哈哈一笑，全不带一点阴霾。

曾经的她，能如此坦然说起自己的外貌吗？我想不起来了。

别撇嘴，说这不过是一个励志故事，我看到的，不是故事，而是近在身边的、活生生的人，她是一个完美的范例。她让我看到，人可以如何靠努力改变命运。她曾经一无所有，无背景、无学历、无颜值，只有一颗向上的心、不曾停下的双脚。我知道她爱过，但这爱被嫌弃了，挫折感像砂粒一样

读书笔记

向英雄致敬

■李群涛

重温《贞观长歌》，掩卷而扼腕叹息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那个朝代，它的伟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盛、政治的清明，而是创造伟大朝代的艰辛过程，面对艰辛而百折不挠，面对危难而绝不退缩，面对失败而不言放弃，面对冷箭而博爱包容。

北方顺利的二十万大军兵临城下，李世民仅带六名精英吓退二十万大军，这是冒险，但更是因为背后有千千万万的大唐子民的力量。为了换大唐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，他倾尽国库，远嫁公主，忍辱负重，向北方强敌纳贡退步，这是害怕吗？不，这是一个眼光高远的团队，敢于舍弃眼前名利，而换来了大唐复兴的时间。犹记得李世民说：“朕决心已定，明日就倾库藏全部财宝以退胡兵，在史书上记下这么一笔，朕就无路可退，只能往前走下去，直到让这个濒死的国家站起来！有这么个包袱压着，这或许不是坏事，我只能设法做勾践了！”大唐的鼎盛并非建立之初就鼎盛，而是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、屈辱卑微、冰霜雪雨后才逐步强大的。

《贞观长歌》这本小说并没有把大量笔墨用在一朝盛世的追怀上，还把大量的笔墨用于刻画爱情以及君臣父女父子的关系。一个慈祥父亲对女儿安康公主的那份爱，弥在心里，暖暖的！当要把最心疼的女儿远嫁北方时，李世民一阵心酸，强忍悲

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

她说：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使命，只是自己不知道。爱，果然是一生的修行。年轻时候，我倾诉；中年之后，我倾听。而给予，一直是双向的，你们给过我耐心又给过我信任，正如我给过你们依赖也给过你们温柔……

她是叶倾城，草长莺飞花儿开的季节，3月4日上午，她将从武汉来到漯河，在新闻大厦三楼漯河日报社多功能会议厅，做客中原大讲堂·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，与漯河读者分享到中年关于爱的感悟和关于女人、孩子那些事儿……

欢迎参加。

报名电话：13783065109
报名微信：siying_289169909



人间世相

春旺

■乔聚坤

春旺走出家门，太阳已升起老高了。一个春节全家团聚，串亲访友，让他既忙活，又欢喜，很少光顾田里的庄稼。如今过了元宵节，儿子打工走了，亲戚该走的也走完了，他该歇下来，瞅一下田里的麦子了。要说春旺家也没几亩地，随着土地被占，耕地越来越少，由分队时的每人一亩三分到现在每人只剩下九分，一家四口人加起来也就三亩多地，三亩多地对一个庄稼人说，那是胳膊窝里的汗——不擦就干，根本不算什么，也发不了大财。关键是他还租种了自己兄弟春生和村人刘热闹的地，合起来就是15亩了。这15亩地要是摆弄好，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一年少说多挣个一两万，一个农民守家，这也是不少的收入了。但是这也要好一阵忙活呢，耕啊、种啊，灭草除虫、施肥浇水，一丁点儿也不能马虎。

春旺的日子也够老少爷们羡慕了。春旺能干，儿子大学毕业后到南方某工厂谋事，春旺的收入和儿子的收入加在一起好大一笔数字，别人没盖楼房时，他家的小楼就先建起来了，村里不但评他为致富模范，就连选村主任，他也是候选人。如今春旺啥都不缺，就缺儿子娶妻，他抱孙孙了。

杀熟

■张国绍

毛姐开药店，魏姐卖毛线，两个女人都强势，都是女老板。

魏姐住三楼，毛姐住四楼，两家还是同一单元的邻居。

流金岁月

马路街家园

■张翠华

将粉色格子布被单包裹着的被子搁在墨绿色的铁栏杆上，站在七月漯河火车站火热的夏天的，焦急地等待有人来接我们。我们一行四人，从郑州大学毕业乘同一趟火车归来，到达同一个城市漯河，我至今仍嗅出二十八年走出漯河火车站时眼前一片茫然的无奈气息。

终于通过公用电话联系上同学的朋友。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手机的生活该如何联络，那时，我们都没有手机，只有通过公用电话进行联系。

背着包裹从火车站顺着马路街一路向西走，这是一条我相对熟悉的路，小时候第一次来漯河时就是到的马路街。它是漯河最早的一条商业街道，也是最繁华的商业街，我无数次地听来漯河的人说起它，对它仰慕已久，它早已成为繁华漯河的象征性街道在我童年的心灵中显得相当神圣。

我们走进挂着单位牌子的马路街南面的一个院子。跨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，走在煤渣铺就的小路上，望着路两旁低矮的深灰色瓦房，心中惊诧城市中也有这么破败的地方。眼前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，是这个院落最新的建筑，同学的朋友在这幢办公楼上分得一间屋子。

几个月后，再一次走进这个院子、上这幢楼，又一次暗自惊诧——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竟然在这幢楼二层的另一间房里布置新房，与同学的朋友成为邻居了，在这个曾经陌生的城市里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园。

有同样感受的还有爱人的单位的几位大学毕业生。他们同样在这楼上分得一间屋子，这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已算奢侈。年轻人多在这个楼上安家落户，门上张贴的喜字越来越多，渐渐地，这幢楼便充盈了浓浓的生活气息。

楼为单面楼，在向阳的南面是一米多宽的走廊。没有厨房，我们便在走廊里放置煤炉做饭。煤炉常会熄灭，熄灭了便往邻家的煤炉里来一块通红的煤球引燃。做饭时刻，你家的锅里冒着热气，他家的锅里飘着葱香，大家边做饭边聊天，有点小空闲便放下锅铲，走到对方的煤炉边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，顺便尝尝鲜，自己做了好吃的也会给邻居送些。我总爱边做饭边唱歌，好像心中的歌总像泉水一样流淌着，无法阻挡。

年轻人爱热闹，我们在工作之余除了看书之外，也在一起玩，没有电视机的时候，靠一台录音机娱乐，当时最喜欢听的歌是李谷一唱的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每每听到“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”这句歌词，便感觉很振奋，那是一首唱给我们那个年龄段的歌。我们也互相请客喝酒。那时候请客多在家里，因为煤炉不好用，做菜的时间显得有些长，还因为年轻气盛，一喝起酒来便要喝个尽兴，周日的时候往往玩到深夜。有自认为厨艺不好的，就请邻居来帮忙做饭。

今年春节，儿子真的把媳妇领回来了。儿媳不但长得标致，还是大学生，和儿子是同班同学。春旺两口子喜得合不拢嘴。连春旺娘也说，找了个好媳妇，这是她的功劳，因为她每天念佛。可有一件事也让春旺挠头了：小两口要在城里安家。城里安家，那可不是剃头的留胡子——一句话（划），那要一堆钱啊。按当今房价，像样的楼层，一平方米就得五千六千，一百平方米得五六十万啊。再加上装修，最简单也得十万八万。有了房子就妥了，还得有车呢，有衣无帽不成一套，有了房，有了车，才算在城里安了家。老鼠拉木锨，大头在后面，订婚、结婚、摆喜宴，原来没算过，进城买房娶媳妇就这么厉害，把数年的老底儿掏出来也不够用，娶一个媳妇，就把家折腾穷了。

他不由得埋怨起儿子来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老子也不怪你，兴啥啥不丑，当今大学生毕业回家创业的多着呢。只要不迷不傻，长着两只手，到哪儿都吃成饭。再说家有小楼，有地种，吃不愁，穿不愁，找个农村漂亮姐，日子过得多热乎呀。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进城闯荡，现在的青年人真是心比天大，不知到底想成个啥气候。可又想想，儿子不是首例啊，村里近两三年不是有好几对新婚夫妇在城里买房么？东头国强家、民生家，西头还有两家，谁知道像他这样要在城里买房娶媳妇的还有几家？也真稀罕，当代的未婚女人，两眼都盯着城里，要当城市人，结婚的第一条就是：啥也不讲，就讲在城里买房买车。春旺也知道，养草叔家的孩儿，因迟迟不在城里买房，怀了孕的媳妇也退了婚。

春旺由儿子想到自己结婚，也是房啊。因为家里没个像样的房屋，到了二十七八岁

毛姐找魏姐买毛线，魏姐二话不说，给毛姐打了个九五折。

魏姐得了病，到毛姐的药店里寻医问药，毛姐投桃报李，也给魏姐来了一个九五折。

但是，毛线褪色。毛姐打毛线的时候，把两只手搞得五颜六色。

毛线很贵，是高档货。当初魏姐曾拍着胸口打保票，一不起球，二不褪色。

也没人给他介绍对象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他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所平房，才有人给他介绍对象。万万没想到，他这个30岁的人竟然找了个18岁的大姑娘，两个人同一属相，他比女方大12岁。他结婚靠房，儿子结婚也要房，人一辈子图个啥？不就图个安稳的家吗？是啊，你家有多少钱人家看不见，你的好品德、勤劳，不是长时间接触也不知道。可房屋直接啊，直愣愣地矗矗在那里，一眼就能看到，多气派啊。当今的城市房，你只要说在哪个小区、几栋楼，多少平方米，就足够让人眼馋的。

春旺想到这里，又感到儿子、媳妇想得对，人往高处走啊。就像攀山，只要有劲儿，能攀多高，就攀多高，为什么人有劲儿不用呢？城里买房大势所趋，人家赶潮流，我春旺也不当窝囊废，万不能因城里没房坏了一对好夫妻。

春旺是争强好胜、一辈子不服输的人。想着想着，他来到了水塘边。低头看，水塘里的水平平静静，经过一冬的雨雪冰冻水更清澈了，清澈得能看到丢在水里的烂砖碎瓦。他们仰脸看水边的弯腰柳树，那垂下的干巴巴的枝条，润展起来了，润得好似吐了油，鼓鼓胀胀，亮亮闪闪。再细看枝条上胚芽处灰紫的芽变红了，红嫩打苞了，有的竟生出一簇簇绿芽了。“七九八九，抬头看柳。”春天到了，他顿时感到心里充满春意。越升越高的老日头晒得他身上发暖，他不由自主地拉开了鸭绒袄胸前的拉链。

他本要向田间走，忽然他改变了主意，直奔三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，他想从那里寻找商机。

一只花喜鹊喳喳叫着从他头上飞过，春旺迈开了大步，直直地向前走去……

毛姐找上门，要求退货，魏姐不退，两个女强人便撕破了脸。从店铺开张骂，一路骂到家，一连骂了七八天……

两家伤了和气，魏姐又买药时，只好另寻别家。

然而，一模一样的药，一分钱的折都没打，比毛姐那里还便宜好多。

魏姐拎着药，找毛姐讨公道。魏姐说，我给你一个初一，你还了我一个十五，扯平了啊！……

来为我们庆贺新婚，却不想我们回了老家。于是，她就蹲在走廊里给我写了一封长信，让在二楼办公的人们连同结婚礼物一同转给我。后来，我得知那时她家里正面临很大的变故，不知她是如何将悲痛藏于心底而来到陌生的城市为我们祝福的，每每读起她的信，都会禁不住感动与愧疚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的人搬出了老屋，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回来看看的。不仅大人们怀想这个老屋，就连孩子们也对老屋及老屋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搬走的同事带着孩子回来，三岁的儿子在二楼栏杆处看到了，朝楼下同事的孩子挥着手大声地叫着同事孩子的名字，楼下的小朋友也边跑边挥着小手喊着儿子的名字，那场景十分感人。

曾经同事因为机构的撤销合并或者工作的调动渐渐分到不同的部门，曾经的年轻人也不再年轻，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，再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天天见面。但无论分离多久，见了面，照样会感觉很亲，那种温馨的感觉弥漫在我们心中，原来我们之间也滋生出亲情了，这种亲情跨越血缘关系，更显珍贵。

多年以后，我们每次相聚，总免不了谈起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马路街家园，女士的眼中分明会有泪光闪烁。我们感叹于几乎一个人一个部门，多数人事业顺利，家庭和美。但也有不幸，大家缅怀那位英年早逝的好朋友，不禁不住感怀时光无情，感叹人生无常。居住在老屋的年轻人的人生，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，他们走出大学校门，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过着艰难的生活，他们不依赖父母，还要照顾父母甚至两个家庭，他们的肩上担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担，但他们从不颓废、从不抱怨，认为这是他们应尽的责任，在自食其力的艰苦中享受着奋斗的甘甜。现在想想，年轻时的我们所拥有那份懂得感恩、敢于担当、孝顺善良的品性很值得称道呢。

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老屋的地方去看过，但是当年的院落已不复存在，铁门没有了，低矮的瓦屋不见了，三层楼房也不知去向，几家邻居也不知搬往何处，桐树更不见踪影，它曾经的安静与热闹与它曾经的欢乐与悲伤一同消失。它所在的地方成为城市中最热闹的步行街的一部分，每天晚上，都会有数百人在这里翩翩起舞，他们可曾知道这里的老屋？可曾知道在老屋里曾经居住过一帮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？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城中的老屋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的高楼与宽阔的马路，城市以它另一种繁华的姿态迎接我们。如今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，我们的住房条件远远好于老屋，但仍对老屋念念不忘。老屋记载着我们的青春故事，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，见证着我们的艰辛与追求。在贫瘠的物质条件下，我们感受到的永远是快乐与美好，因为我们胸中有大爱，心中有真情，对生活怀抱感恩与希望！

那锈迹斑斑的大铁门，那煤渣铺就的小路，那低矮的灰色瓦房，那老式的三层红楼，在记忆里不再显得破败，却像一幅水墨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，在艰苦环境下结下的友情历久弥坚，老屋将我们联结在一起，是我们永远不会丢失的精神家园！